

中國文學史稿

魏晉南北朝隋唐卷

浦江清 著 浦漢明 彭書麟 整理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非外借

中國文學史稿

魏晉南北朝隋唐卷

浦江濤

著

浦漢明

彭書麟

整理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史稿.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 浦江清著; 浦
汉明, 彭书麟整理.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200-13562-6

I. ①中… II. ①浦… ②浦… ③彭… III. ①中国文
学—古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时代 ②中国文学—古代文学
史—隋唐时代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2289 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邓雪梅

中国文学史稿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ZHONGGUO WENXUESHI GAO WEI JIN NAN-BEICHAO SUI TANG JUAN

浦江清 著 浦汉明 彭书麟 整理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3562-6

定 价: 158.00 元 (全四卷)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五言诗的发展——建安至元嘉	1
第一节 建安文学	2
第二节 正始文学	26
第三节 太康文学	39
第四节 东晋文学——陶渊明	44
第五节 元嘉文学	62
第六节 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发展（略讲）	73
第二章 南北朝的民歌及新乐府	75
第一节 南朝传统乐府	75
第二节 南朝民歌	76
第三节 南朝新乐府	81
第四节 北朝民歌	83
第三章 声律论与新体诗	89
第一节 沈约与声律论	89
第二节 刘勰与钟嵘	93
第三节 新体诗	95

第四章 南北朝之文章	100
第一节 文笔之辨	100
第二节 萧统和《昭明文选》	102
第三节 南北朝作家	105
第五章 初唐诗歌	108
第一节 唐诗兴盛的原因及其分期	111
第二节 宫律派	118
第三节 复古派	140
第四节 田园方外派	142
第六章 盛唐诗歌	145
第一节 盛唐诗歌概述	145
第二节 王维与孟浩然	146
第三节 李白与杜甫	155
第四节 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	190
第七章 中唐诗歌	203
第一节 韦应物与刘长卿	203
第二节 韩愈及韩门诸子	206
第三节 白居易 元稹 刘禹锡	222
第八章 晚唐诗歌	246
第一节 杜牧	246
第二节 温庭筠与李商隐	249

第三节 皮日休、陆龟蒙与三罗	255
第四节 韦庄	259
 第九章 唐宋古文	262
第一节 唐代古文	263
第二节 宋代古文	283
 第十章 唐代小说	290
第一节 唐以前小说	290
第二节 唐代小说	298
 第十一章 晚唐五代两宋词	314
第一节 词的起源	314
第二节 晚唐五代词	318
第三节 北宋的词	324
第四节 南宋的词	335
 后 记（浦汉明）	344

第一章 五言诗的发展——建安至元嘉

建安 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19）

元嘉 南朝宋文帝年号（公元424—453）

公元196年至453年，共257年。

建安时期代表性作家曹子建生于公元192年，而元嘉时期代表性作家之一颜延之卒于公元456年。

此250多年光景为五言古体诗之全盛时代。其中可分为几个时代讲：

1. 建安文学
2. 正始文学
3. 太康文学
4. 东晋文学
5. 元嘉文学

这几个时期有相同之点：

1. 五言诗为主要文学，而且是士大夫作，拟民间乐歌或自己抒发情感。

2. 个人主义发达，有作家，有个性，中国文学渐渐热闹起来了。

3. 背景方面，政局不定，南北不合。建安是汉末大乱之际，中国经过三国鼎立之魏至暂时一统之西晋，五胡十

六国大乱，东晋偏安江左，开南北朝对峙之局。

4. 思想方面。佛教从西方输入。佛教之输入，旧说始于东汉明帝，而佛经翻译始于《四十二章经》。明帝求法恐无稽之谈，而《四十二章经》真伪难辨。不过东汉之时佛教早已到中国。东汉末译经的人有安世高、支娄迦谶，三国时有支谦，在吴孙权处。西晋时有竺法护。东晋时佛教最盛，北方有道安，南方有慧远主持。而姚秦，鸠摩罗什的译经为最大事业，影响文化不小。至于道教，则亦盛于东汉。老庄之学盛，正始玄风风靡一时。到了魏晋时代，五斗米道虽然还在民间流行，但也向社会上层发展，甚至受到士大夫青睐，东晋的王羲之、谢灵运等都尊奉五斗米道。

第一节 建安文学

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19年。

建安文学，为两汉之殿军，开六朝之先路。五言诗成熟，作品风起云涌。中古的文学应从建安讲起。

代表性作家：

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此外，著名作家还有蔡邕、蔡琰、祢衡、李尤、杨修、吴质等。

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皆魏国人。建安时期较七子好的

作家、作品亦有，不过说建安文学的成就和他们的关系很大。三曹和七子都是魏国人，说建安文学等于魏国文学也不无道理。

《典论·论文》是我国很古的论文学批评的文章，对建安七子作了精到的评论。曹丕的《与吴质书》也主要论及七子。此时，七子中有几位已去世。

七子中孔融与曹操同辈，故有人主张不应列入，而以曹植替代。此主张不妥，因七子皆丕之食客，文学的朋友。丕、植可以作为七子的领袖。

其实，当时最大的文人是蔡邕，孔融是他的朋友，王粲是他的学生。此外，吴质、杨修也是很好的文学家。

诸人的行传，见《三国志·王粲传》：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

建安文学之盛，当推其功于曹操、曹丕的提倡好士，所以人才尽萃于邺下。

曹操好刑名之学。他急功好利，不喜儒家迂说，见于其《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其令曰：“若不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是东汉末年的功利主义派，不说仁义道德，用士不管品行，只要其能干。乱世往往如此。曹操的事业在政治，

他可说是刑名家，不是儒家。在他的倡导之下，天下人才集于邺下。

提倡的人，他们自己的文学均极好。

一、曹氏父子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郡谯（安徽亳县）人。

曹操气魄大，横槊赋诗，戎马之间往往有名篇。五言诗如《薤露》《蒿里》《苦寒行》都好。著名之作为四言《短歌行》。

《短歌行》见《文选》卷二十七，《乐府诗集》入“相和歌辞”平调曲。王僧虔《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种。

《长歌行》《短歌行》，皆言人生短促应及时为乐。曹操“对酒当歌”一篇，《乐府诗集》录两本，一本同《文选》，称为本辞，一本略有删节，共有六解，云“晋乐所奏”。

观曹操诗，虽以“人生几何”为起，然全章非及时为乐意，主旨在宴宾也。中直用《小雅·鹿鸣》之首章，《鹿鸣》者，此燕飧宾客之诗也。其卒章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此《短歌行》是曹操为汉相时宴宾客之诗。另曹丕《短歌行》“仰瞻帷幕”一首，末曰“怀我圣考”，则哀武帝曹操之辞也。

“对酒当歌”：“当”作当值之当解，谓正当歌曲之时。当歌与对酒相对。杜诗有“玉佩仍当歌”之句。

“人生几何”：《左传》：“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慨当以慷”：黄晦闻曰：《史记》项王悲歌慷慨，谓歌声激昂不平也。慷慨间隔用，犹《诗》言“乱亡”曰“乱况斯削”，言“慨叹”曰“慨其叹矣”。

“何以解忧”：《文选》本如此，《乐府诗集》本作“以何”。

“杜康”：李注：《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与杜康绝交书》曰：康字仲宁。或云皇帝时宰人，号酒泉太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说文》：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见巾部帚字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郑风·子衿》，情爱思友之诗，末章云“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承上，言思念之深，常为徘徊也。《子衿》之诗，《毛序》谓刺学校废也，学子眺远登高见于城阙而废学。朱解谓淫奔之诗。曹操乐府借为思友怀人。

青衿：士人学子之服。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文选》作辍，《乐府诗集》作辍。《文选》李注：“言月之不可掇，由忧之不可绝也。《说文》曰：掇，拾取也，猪劣切。”按：此言月光一片，不可拾取，忧来无端，一片茫茫，同于月明耳。犹李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文选》李注：“应劭《风俗通》曰：里语云：越陌度阡，更为客主。”枉以相存，枉以见顾也。

“契阔谈宴”：契阔，会合也。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夜宴之词，再由月明起兴，言人生飘忽莫定，有枝可栖，亦难得耳。绾上“心念旧恩”句。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沈德潜曰：“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山不厌高”四句言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大也。《韩诗外传》曰：“周公践天下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也。’”此曹操以周公自比，见宰相气度。

此诗气魄沉雄，末四句可追《风》。

此诗虽同于《诗经》四言，唯转折多，语言妙，自是新式作风，汉魏人之诗也。其中赋多，也有比兴，尚为近古。“呦呦鹿鸣”，直用《小雅》，兴也。“明明如月”，兴也。“月明星稀”，赋而比也。“山不厌高”四句，兴也，比而赋也。

战国以来，礼乐雅乐久亡，曹氏复古，雅乐存者无几，汉代乐府多用楚声。此《短歌行》同为燕飨宾客之歌曲，较之《诗经》固为新声，较之其他汉代乐府，尚有古意也。

曹操其他歌曲，如五言《薤露》《蒿里》本为挽歌，今咏时事，多乱离之音，同蔡琰《悲愤诗》、王粲《七哀》矣。

钟嵘《诗品》列曹操入下品，实在不公平。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郡谯（今安徽亳县）

人。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正月嗣位为丞相魏王，十月汉献帝禅位于魏，丕即帝位，即于是年改元黄初，时年三十四岁。黄初七年卒，年四十。

曹丕为人峻刻，少时好侠击技，收罗俊才，提倡文学，诗文都好。论词采不及陈思而有思想，长于论。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病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病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不倦。”

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一通与张昭。”

《三国志》本纪又云：“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几千余篇，号曰《皇览》。”

《典论》散佚太多，明帝曾将其刻之石壁，仍然不存。幸有《典论》中之《论文》存世。

按今《典论》存者《论文》一篇见《文选》，《自叙》一篇见《三国志·文帝纪》，未注引。

《典论·自叙》云：“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

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云云。是《典论·自叙》作于曹操未卒之前，故犹称“上”，是其为太子时也。此时引证《与王朗书》，知徐、陈、应、刘已卒，是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后，故《典论》之著作当在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典论·论文》为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著作，开文评之先河。建安七子，是曹丕之所品题。

曹丕有五言杂诗二首《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作风全似古诗，均见《文选》二十九。钟嵘《诗品》列曹丕诗人中品，品评曰：“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

其《短歌行》有“怀我圣考”之句，乃哀祭其父之辞也。《短歌行》本言人寿短促，今乃借为哀挽之歌，非燕乐矣。

其《燕歌行》，七言中之佳者。楚辞体去兮字，遂开七言句法。柏梁台联句诗虽不可信，但七言之兴与五言同时，汉镜铭文多七言诗，东汉张衡有《四愁诗》，为七言之早者，亦从楚骚来。

此诗融合宋玉《九辩》与古诗《明月皎夜光》《迢迢牵牛星》《青青河畔草》等篇，实以秋闺为题。

汉武帝《秋风辞》，见《汉武帝故事》。诗既后人所为，且去了兮字成三言诗，尚非七言之滥觞也。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郡谯（今安徽亳县）人。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曰：“年十岁余，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时邺铜雀台新成，曹操令诸

子登台作赋，“植援笔立成，（按：即《铜雀台赋》）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性简易，不尚华丽，操宠爱之。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时年二十三。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几为太子。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丕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遂定为嗣。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操大怒，宠遂衰。操以罪诛杨修。曹仁为关羽所围，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而罢。

曹丕即位，诛二丁。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鄴城侯。三年，立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魏文帝黄初三年十一月幸宛，四年五月还洛阳宫，植朝京师当在五月。）（《赠白马王彪》诗序或作正月者非也，辨见黄节注）

明帝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上书求自试。三年徙封东阿。五年，复上疏求存问亲戚。六年，封陈王，无欢发疾卒，年四十一。谥曰思。

曹植好友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操、丕所杀，孤立无援，十一年徙了六次，转辗迁移，恐居其地一久，即得民心以造反。名为封王，实则迁谪而已。故可知其生活不理想，精神甚痛苦，其作品可体现。如《七启》，拟枚乘《七发》，设玄微子、镜机子之对话，大意在劝隐者出而用世。反对畋猎的享受，追求精神的愉悦，希望出世效力，文中“吾子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之句，太和系明帝年号，李注恐非。魏明帝太和二年，复还雍丘，“植

常自愤怒，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其《上自试表》曰：“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亲贵于兴国。”“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邑而窃自痛者也。”他说人生天地之间，应做一番事业。身为帝王子，无功受禄。今将老，欲建功业。蜀、吴不受命，愿领兵征伐，意甚诚恳。

曹植继续两汉的作者，以辞赋名家，其才富艳，但作风并非纯粹古典派，时采新的辞藻，博采小说。曹植的赋以《洛神赋》为最有名。其《序》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之宓妃，见蔡邕《述行赋》“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源楚辞。

以诗而论，多数五言，沈评云：“五色相宣，八音协畅。”曹植其人精通音乐，其《与吴季重书》曰：“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曹氏父子均喜声伎之乐，他们实在是从平民出身，没有东汉人孝廉之流的砥砺名节道德那种迂气，所以在文学方面实在脱离古典作风，娱乐、宴游风行。子建有公宴诗，也开了以诗歌投赠文友的风气，诗中亦有“秋菊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的名句。

《朔风》诗，太和二年复还雍丘作。四言。模拟《诗经》而有新韵，同魏武之《怨歌行》。

子建以乐府为最好。乐府中寄托个人感慨如《美女篇》（《杂曲歌辞·齐瑟行》也）云：“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谓佳人择配，慕夫高义，惜乏良媒，盛年独处，以喻彼徒封藩王，不得自用于国耳。《怨歌行》（《相和歌辞·楚调曲》）云“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言已忠于国，而君臣、骨肉猜忌不休耳。此诗殆作于明帝时。子建于明帝为叔父，故陈周公之事以讽耳。《吁嗟篇》（《相和歌·清调曲》）“吁嗟此转蓬”，以转蓬直喻己之流徙不定无聊耳。

子建为私人作乐府而不必付歌唱者之第一人。

植之乐府，《怨歌行》《美女篇》外，尚有《名都篇》《白马篇》等，写游侠、美女，多英雄美人思想，尚是拟民间，不足表现其个性。其《吁嗟篇》《浮萍篇》，则牢骚自比，表现其身世之感，是主观的。

投赠之作，《赠徐干》《赠丁仪》《赠王粲》具见性情。《赠白马王彪》，尤见兄弟别离之苦，而音节凄凉缭绕。

《七步诗》见《世说新语》。谓文帝命植七步成诗，未必可靠。然喻兄弟相煎，极切。

曹植的“杂诗”多爱国思想，如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又云“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在其《白马篇》中亦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名句，借写游侠以申明抱负），此当于《求自试表》同时作品，盖其晚年所作也，“赴国忧”“思丧元”“视死忽如归”与《求自试